

事 故 的 陽 伯 夏

維克多·巴里金著
高長榮譯



上海出版公司印行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三四號

一九五三年八月初版

一一五〇〇冊

一九五三年九月再版

五〇〇一一五〇〇冊

書名 夏伯陽的故事

著者 維克多·巴里金

譯者 高長榮

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
上海出版公司
三四六號七〇一室

印刷者 協興印刷廠
上海海寧路七八八號

定價 人民幣七三〇〇元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本書提要

夏伯陽是蘇聯內戰時期傳奇式的英雄人物，本書的原作者巴里金爲了搜集他的故事，曾廣泛地接觸了當年與夏伯陽共同作戰的人們，並且訪問了夏伯陽到過的地方，獲得了許多有關這位英雄人物的新故事，寫成這本冊子，描寫出夏伯陽如何在危險艱困的環境中堅持鬥爭，如何身先部隊鼓勵士氣，如何愛護同志、愛護下一代，以及他的忠誠於人民事業和視死如歸的高貴品質。這是一本富有教育意義的文學讀物。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夢 | 九 |
| 摩索里克草原 | 一七 |
| 沃生洛夫卡附近 | 二六 |
| 佔領尼古拉耶夫斯克 | 四四 |
| 「我就是夏伯陽！」 | 七八 |
| 篝火邊 | 八八 |
| 途中 | 九七 |
| 斯覺布加 | 一〇四 |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貴賓 | 一二七 |
| 宿客 | 一四〇 |
| 會晤 | 一五二 |
| 參加偵察 | 一六〇 |
| 鋼琴 | 一八〇 |
| 同一個名字的人 | 一九二 |
| 一段童話 | 一九二 |

沿着烏拉爾的山巒，
沿着荒野的谷地，

馬兒們比鳥羣還要快地，

飛馳過去。

在隊伍的前頭奔馳着

戰鬥的夏伯陽，

他唱着歌兒，

舉着金光閃閃的軍刀。

(摘自民間歌曲)

白頭髮的瘦瘦的瓦夏，是孩子當中最勇敢的一個。在比他更有力氣的敵人攻來的時候，他會毫不畏懼地第一個浮過小河，或是比其他的夥伴更快地騎着馬兒，去援助自己的朋友。

但是，孩子的童年很早就結束了。因為家境貧寒，從八歲起，瓦夏就不得不開始幹活。夏天，他跟人家當牧童，冬天，隨着父親到樹林裏去砍柴，幫母親取井水，打掃院子。

瓦夏長大起來以後，家裏就送他到一個富商的店舖裏去當「小夥計」。

一點樂趣都沒有的漫長的日子，一天天地過去了。瓦夏在店舖裏做着這些活兒：擦地板，聽店員使喚，替貴客開門，到庫房取貨。

「賣勁幹吧，瓦西加，賣勁幹吧！」老闆遞起一對狡猾的小眼睛，向孩子說：「只要你尊敬老闆……我就派你掌櫃。把你提陞為店員。讓你見見世面，我什麼都辦得到！」

老闆遵守他的諾言，把瓦西里提升爲店員了。

「生意這門學問是不難的，」老闆邊笑邊說：「秘訣只有一個——欺騙客人。不欺騙客人——休想把東西賣出去！」

可是，瓦西里是個正直的青年，他不能夠去欺騙人，他討厭店裏所有的人：貪財的老闆和專門欺詐的奴僕般的店員。最後，瓦西里決計離開老闆。

離開老闆的時候，瓦西里握緊一對拳頭說：

「你說你什麼都辦得到，這是瞎吹牛。你就沒法子把我變成騙子！一點法子都沒有！」

瓦西里輕蔑地向怒氣沖沖的老闆掃了一眼，便砰的一聲把門帶上了。

黑暗的窮困、漂泊的年代又開始了。瓦西里跟着當木匠的父親來往在薩拉托夫省的各個村裏，替人修建房子，他們幹的活很多，但掙的錢却很少。

一九一四年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爆發了。一列列的軍車像無盡的水

流向着前線開去。

瓦西里·夏伯陽也被驅入了戰爭。日子一月一月地過去，一年一年地過去，但却看不見戰爭的盡頭。

「這種流血是爲了什麼呢？」夏伯陽問自己。「這樣多的人死亡是爲了什麼呢？……爲了工廠老闆和地主們仍舊舒舒服服生活嗎？難道會永遠如此嗎？正義究竟在哪兒呢？」

在前線上，夏伯陽認識了一個士兵——彼得堡的工人，一個布爾什維克。這個人使瓦西里張開了眼睛，正視現實。

「咱們年輕小夥子替資產階級的紳士們打仗，是不值得的，」當他們接近以後，彼得堡的工人向夏伯陽說。「工人和農民只有一條出路——推翻沙皇和地主，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。到那個時候，戰爭才會結束。」

夏伯陽這時才知道，布爾什維克是窮人的保衛者。他們是爲人民的幸福而

進行鬥爭的。

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，一九一七年秋天，夏伯陽回到了故鄉伏爾加河。

剛回家幾天，夏伯陽便跑到布爾什維克黨尼古拉耶夫斯克縣委會去，向縣委書記說：

「我想參加布爾什維克黨。」

停了一下，又補充說：

「在前線上的時候，我就聽到過關於布爾什維克的事情。我喜愛布爾什維克黨，因為它像山一樣保衛着人民。我自己也是從人民裏面出來的呀！」

夏伯陽被接受入黨了。

不久，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裏召開了縣農民代表大會。大會上決定了一個重要問題：結束資產階級和富農在縣裏的統治，解散他們的巢穴——地方行政會

議。

恰巧這個時候，地方行政會議也在城裏一幢漂亮的房子裏開會。於是農民代表大會決定：解散資產階級和富農們，以人民委員會來領導全縣。

瓦西里·依凡洛維契·夏伯陽被選爲軍事委員。農民代表大會委託他執行人民的意志。

陰沉而寒冷的一天，商人、工廠老闆和富農們正在一幢房子裏開會。夏伯陽率領的一隊人到了這幢房子跟前便停了下來。

當人民委員會主席走進會議室，代表蘇維埃政權宣佈解散地方行政會議的時候，狂怒的商人、工廠老闆和富農們握着拳頭連嚷帶叫地向他撲去。

在這剎那之間，夏伯陽奔進了會議室。他跳到一張桌子上，威風凜凜地叫道：

「站住！聽我講！……主席團已被逮捕了。其餘的人——立刻解散。」

然後，他把手槍揮動起來。

可是，跟國內革命敵人的鬥爭還沒有結束。還需要保衛年輕的蘇維埃政權，使它不致遭到敵人的侵襲。因此，建立了許多赤衛隊。夏伯陽當了一個赤衛隊隊長。不久，他的一隊人便被派到鄰近的鄉村去鎮壓富農的暴動。

不論是大雪，不論是寒風，不論是富農的埋伏——沒有一樣東西能使赤衛隊感到害怕。戰士們都很愛戴自己的勇敢無畏的隊長夏伯陽，甚至跟着他去進行最危險的征戰，也不覺得害怕。

天才的人民指揮官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戰鬥的路程。

內戰時期，在粉碎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底戰鬥中，夏伯陽以勇敢剛毅的精神建立了許多令人難以忘記的功勳，因此而聞名於世。瓦西里·依凡洛維契榮膺過戰鬥紅旗勳章。

我國人民對於這位傳奇式的英雄的名字，是敬重而感到親切的，許多城市

和鄉村、集體農莊和工廠都用夏伯陽的名字來命名。關於夏伯陽的事蹟，還寫了許多的故事和歌曲。

這本書裏所寫的，便是光榮的指揮官瓦西里·依凡洛維契·夏伯陽一生中的幾件事情。

夢

火舌朝着明淨的藍色的天空高高地升了上去，天空中顯得昏暗而矇眬了。墜落的火花好像一顆顆大而明亮的星星。

人們像一個緊密的環圈一樣站立在鄉村廣場上的篝火旁邊。環圈裏面，有兩個繩着腰帶的青年在舞蹈。他們腳下的土地被閃閃的火光照耀着，因此，腳掌或深壓在地上的腳後跟的每一個痕跡，都清晰可見。



夏伯陽歪戴着一頂毛皮帽，騎馬來到篝火外面。他瞇起眼睛仔細地注意那兩個舞蹈的青年。他那緊閉的薄薄的唇邊流露着微笑。

在一致的掌聲和愉快的叫聲中，兩個青年熱忱地行了個禮，便退出了場子。

「喂，同志們，讓路吧！」有個人嚷道。

大家認出，到篝火邊去的禿頭的大鬍子，是瓦希林柯。

「望着你們這些年輕小夥子，我自個兒也想變成一個小夥子哩。」瓦希林柯說。「我想，算了吧，孩子們會笑的，我就給孩子們唱隻歌兒吧，或者等到什麼時候，如果我要離開的話，再跳戈巴克舞吧……你們要聽嗎？」

「瓦列依，老爺爺……請唱吧！」四面都傳出呼喊聲。

「我給你們唱一隻我們烏克蘭的民歌吧……」

瓦希林柯咳嗽一聲，便唱了起來：

①烏克蘭的一種民間舞蹈。

小夥子們，卸下馬具，

躺下躺覺吧……

夏伯陽閉起眼睛，流暢而微帶悲調的歌聲佔有了他，一直鑽進了他的心裏。

姑娘出來了，出來了

到櫻桃園裏去取水，

一個哥薩克青年跟在她後面

牽着馬兒去飲水……

不久以前才把被哥薩克白匪殺死的兒子埋葬好，代替兒子自動參加夏伯陽隊伍的瓦希林柯，手裏拿着熄了火的煙斗，站在篝火旁邊，彷彿在着迷的聽衆面前，用歌聲傾吐自己的悲哀和內心的鬱悶。

瓦希林柯沒有戴帽，低着頭走出了圈子。周圍的人還受着他的歌聲的感動。場子上沉靜了兩分鐘。

瓦西里·依凡洛維契突然跳下馬來，推開前面的人，跑到圈子中快要熄滅的篝火跟前，叫道：

「奏柯馬林斯基舞曲！」

幾個出色的手風琴手拉奏起柯馬林斯基舞曲來了，有人在篝火上添了些柴薪。夏伯陽伸開兩手，雙腳幾乎沒有挨着地面，輕捷地沿着圈子飛舞起來。

……戰士們愉快地離開廣場，回營地睡覺去了。

「瓦西里·依凡里契，你跳得真好呀。」通訊員彼基加·依薩耶夫跟着夏

伯陽回住所的時候，笑着說道。

「年輕時候——跳得還要好……在前線上，我還常常跑到小丘上面——離敵人的戰壕三百步遠的地方——去跳哩！」

瓦西里·依凡洛維契笑了笑，用手拍了拍彼基加·依薩耶夫的肩膀，繼續

❷俄羅斯的一種民間舞曲。